

# 《长命》： 刘亮程的“天命之作”

名家新作

作家刘亮程，曾以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让无数人记住那个万物有灵、人畜共生的黄沙梁。2025年，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长命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这部被称为他“天命之作”的作品，不只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场跨越生死、连接古今的精神远征。

## 六十岁写出的“天命之作”

《长命》是刘亮程继《本巴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新作。不同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中那个充满少年诗意的世界，也不同于《凿空》《捎话》中虚实交织的寓言时空，《长命》真正回到了“人”的身上——一个具体的人、一个家族、一片土地和一百年来中国人的共同命运。

刘亮程说：“《长命》是我的天命之作，这部书也只有在六十岁的时候才能写。一个人的生命到了一甲子，才会去考虑生命漫长的链条。”他所说的“链条”，不仅是个人记忆，更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相承、记忆相连的生命谱系。

《长命》起源于一个真实事件。刘亮程在菜籽沟听说，某年发洪水，冲出了一部郭氏家谱。家谱记载，这个家族在一百多年前曾遭灭族，一位母亲带着孩子逃至新疆，百年之后，再度开枝散叶。

“这是一个家族衰亡又重生的故事，有着厚重的历史质感。”刘亮程说，“但我对写一部现实主义家族兴衰史没有多少耐心和兴趣。”于是，他把这个故事“养”了十年。十年间，他完成了《捎话》《本巴》和两部散文集，直到神婆魏姑“走”进小说——“直到她出现，这个故事才睁开了眼睛”。

魏姑成为小说的“眼睛”。她通



阴阳、见鬼神，借她之口，刘亮程打通了生死界限，让“过去现实”与“真实现实”在文字中并行。这也正是《长命》最迷人之处：它既扎根于2010年前后新疆戈壁的碗底泉村，又穿梭于百年家族史与超现实的魂魄世界之间。

## 照见中国人的精神原乡

《长命》构建了一个人鬼共处、生死相依的乡村世界。在刘亮程笔下，“鬼”不是恐惧的符号，而是温暖的存有。钟声一响，草里的虫醒、水中的鱼动、土里的亲人睁开眼睛；树叶沙沙，是逝者归家的脚步。

“中国也许是世界上‘鬼’最多的民族，因为我们有祖宗信仰。”刘亮程说，“人生在世，两头见鬼，小时见鬼，老时见鬼。”《长命》因此被称为一部“见鬼之作”，但它不是志怪小说，而是现实主义——没有鬼的现实，是不完整的现实。

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指出，《长命》重新唤回了一个“有天有地、有人有鬼、有生有死的世界”，那是一种我们曾经共同拥有、却正在遗失

的厚重而混沌的生活图景。读这部小说，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唤醒，更是一个民族对其精神原乡的重新忆认。

刘亮程曾说：“我跟中国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是，我有一个地窝子里的童年。”那个半地穴式的土窝，深埋于新疆沙湾的土地中，从出生长到十二岁。夜深人静时，他听得到虫打洞、树钻土，甚至不远处坟地里的动静。

这些记忆从未消失，只是被他“吞了下去”。而在《长命》中，我们再次看见那个八岁孩子眼中的惊惧与悲伤。小说主人公郭长命与作者同龄，同样有一个行医的父亲、一部手抄的家谱、一条童年的玛纳斯河。《长命》写进了刘亮程六十年的人生，也写进了一个民族的百年颠沛与重生。

## 一部民族的“招魂之书”

《长命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史诗，更是一次文化的“招魂”。刘亮程借文学之力，将那些被现代性凿空、被时间遗忘的记忆重新召回。正如责任编辑陆志宙所说：“正因为有失落与断裂，才有‘连生’的意义，也才有‘长命’的成立。”

书籍设计师金泉以一幅“生命树”诠释这本书：枝叶承载生者的故事，根系连接先人的记忆。年轮流转中，分枝展叶，连天接地，连古接今。

小说的结尾并未完成所有仪式——庙未修起，钟未铸好，一切漂浮未定。但正如刘亮程所写：“神若不在这，必定会在那；不在魏姑心中，便在长命心中；不在我们心中，便在另一些人心中。”

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认为，刘亮程在《长命》中寻求的，是现代人突破生命局限的可能——我们是否还能想象一个心灵世界？是否还能实现人与万物的通达？

新书上架

## 《跑外卖： 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

王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书中描述了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算法里的世界，那是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大型商场里不断穿梭的世界；一个是山东老家的人情世界。悬浮其间，王晚始终在寻求安心之所，而意外地跑外卖，令她暂时获得了安全感。“尽管时间支离破碎，身体日渐磨损，我却感到安心，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，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。”

## 《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》

张怡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知识见闻与心灵体验结合，生活日常与文学经典达成交流。张怡微的散文创作不再只源于倾诉欲，而在开拓一个心灵宇宙；不局限于个人的冷暖悲欢，而是借由自身细腻的感知力，将视野拓开，转向更广阔世界里的普通人。作品中有张怡微独特的女性视角，它不是大张旗鼓，而是娓娓道来。这样温暖的诉说反而更有女性力量，有助于女性的处境被看见。

## 《刺秦：重新认识秦王朝》

李开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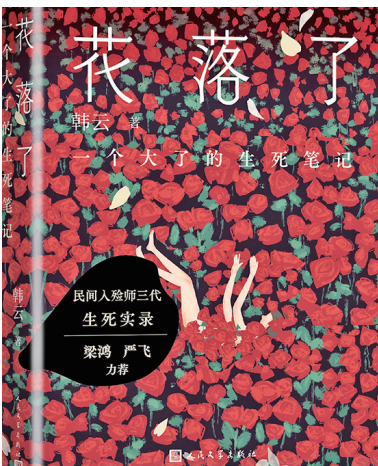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刺秦》是秦汉史专家李开元教授的重磅新作，从历史考证的视角，解读《史记》名篇“荆轲刺秦王”的真伪虚实。在此基础上，李开元教授作出打破常规的延伸，引领读者体验宛若科幻世界的神游，尝试历史假设的可能，进而对李斯其人及其名篇《谏逐客书》的历史地位，乃至秦朝的速亡，提出全新的历史学阐释。

青岛早报/观海新闻记者 周洁

# 《花落了》： 三代“大了”笔下的中国生死实录

特别推荐



近日，韩云（笔名自然）新作《花落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。该书以作者家族三代担任民间入殓师（天津地区称为“大了”）的独特视角，通过数个其亲历的白事故事，记录了中国社会四十年来殡葬习俗的变迁与生死观念的演进。

《花落了》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“大了”这一特殊职业的真实面貌。书中详细记述了“大了”日常工作：不仅处理遗体净身、穿衣、仪式安排等事务，更承担着安抚家属情绪、疏导生死困惑的重要角色。作者通过祖孙三代的亲身经历，展现出这一行业背后不为人知的专业规范与人文温度，折射出中国社会四十年来的殡葬习俗与人情世态变

迁。从20世纪70年代“一条胡同来帮忙”的集体互助，到如今城市小区中的电梯避讳、冰棺取代门板，作者以冷静平实的笔触，忠实记录了这一过程中仪式与观念的时代演变。书中既呈现了“老喜丧”中蕴含的豁达生死观，也反映了现代家庭因殡葬问题引发的现实矛盾，展现出中国式死亡中温情与荒诞并存的复杂面貌。

“生死也是一件小事”——书中以平淡而真挚的语言，传递出豁达从容的生死观念。作者借助“大了”的职业视角提出：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一场关乎记忆与告别的生命教育。书中金句频出，如“看多了死，才会更懂得活”“大了安抚的永远是活着的人”等，引发读者对生命意义、亲情维系和社会价值的深层思考。